

江湖夜雨十年灯

上

江湖夜雨十年燈

諸葛青

上

文艺出版社
九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韦明远在一个凄风冷雨之夜，闯进大别山幽灵谷，成了天龙姬子洛太阳神功的唯一传人。韦明远的恩师姬子洛发誓，一旦找到传人就追随爱妻于地下。韦明远告别师父出谷报父仇之日，也就是与恩师永诀之时。但当韦明远来收敛恩师骸骨时，“师父”却没有死，而变成了蒙面人。韦明远在蒙面“师父”的指示下，用太阳神抓杀死了许多武林高手，同时也使他对“师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他的怀疑引起了蒙面人的警觉。这时，一连串的武林惨案，一个个绝色女子的倾心，把韦明远搅得头晕目眩；而情与仇共发，爱与恨共生，使韦明远成了江湖上的太阳神。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李屏锦

江湖夜雨十年灯

上、下

诸葛青云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市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23.375印张

504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定价：8.10元

ISBN 7-80505-127-5/I·127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	(1)
第二章	节中有节 枝外生枝.....	(42)
第三章	江湖风涛.....	(81)
第四章	雪海双凶.....	(122)
第五章	幽灵谷之谜.....	(164)
第六章	崆峒双剑之死.....	(203)
第七章	忍辱偷生却为何.....	(243)
第八章	初运神抓惩凶魔.....	(287)
第九章	幽灵谷群豪陈尸.....	(329)
第十章	波诡云谲辩亦难.....	(373)
第十一章	恩难酬白骨 泪可到黄泉.....	(395)
第十二章	无猜曲是断肠声.....	(447)
第十三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480)
第十四章	欲把西湖比西子.....	(514)
第十五章	绝尘而去.....	(547)
第十六章	不堪回首忆当年.....	(579)
第十七章	悔不当初留春住.....	(611)
第十八章	徒劳往返.....	(643)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675)
第二十章	舍己耘人俱永诀 长使英雄泪沾襟.....	(708)

第一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

灯的境界很多，也很美，尤其是在词客诗人的笔下！

“锦帐燃花好，罗帏照梦醒”，是旖旎之灯，“活火明千树，香鹿动六街”，是富贵之灯；“滩头谁斲蟹，萍面认飞萤”，是打鱼灯；“红裳经幔咏，青焰梵宫寒”，是佛前灯；“十年窗下影，一点案头心”呢？应该是读书灯了。

“落月澹孤灯”，清能有味；“花落佛龕灯”，淡欲无言；“茶铛影里煮孤灯”，是风雅逸士；“静参禅语看传灯”是方外高人；至于英雄老去，白发催人，壮士穷途，天涯潦倒，尤其是在凄凄夜雨，黯黯昏灯，独倚客窗之下，定然会把如梦如烟的往事，一桩桩幻起心头，强者抚髀兴感，拔剑高歌，弱者举酒浇愁，低徊太息，这种情况，用简短的词藻，极难描述得深刻动人，但宋代的大诗人黄山谷却做到了，他有七字好诗，“江湖夜雨十年灯”，传诵千古！

大别山，在皖豫鄂三省边境，已经是很有名的大山，但山中还有一条形势奇险，名称更凄厉慑人的峡谷，叫做“幽灵谷”！

“幽灵谷”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每逢凄风苦雨之夜，这条险峭难行的峡谷以内，便有一盏绿荧荧，鬼火似的孤灯，

在风雨中飞来飞去，所以一般山民，都认为谷中住着一位幽灵！何况谷口又会时常发现一具具的死人白骨？久而久之，幽灵谷的名气，几乎比大别山还大，但猎户山民，却对这条奇异峡谷，相互望而生畏，不敢妄入谷内半步！

遥对“幽灵谷”口的山路右侧，倚着峰壁，建有一座两层竹楼，竹楼主人，是个七八十岁，瞎了一只左眼的跛足老头，他就靠这座竹楼，卖些淡酒粗肴度日，偶尔也留住一两位错过大站食宿之处的旅人游客。

但一连两夜以来，“幽灵谷”中，突然发生极为怪异的，令人惊诧之事！

每一夜的三更至五鼓之间，总有人提着一盏盏奇形怪状的各色花灯，走进“幽灵谷”，但进去的却未再见出来！

瞎眼跛足老头，手里拿着他那根旱烟袋，倚着竹楼数道：“一个，两个，三个，……七个！”

跟着第二日由樵夫猎户口中，传告左近山民的惊人讯息，便是“幽灵谷”外，发现了头颅不知被何物抓得稀烂的七具尸体！

第一夜七个，第二夜四个，如今是第三夜了，瞎眼跛足的胡老头，在三更刚打之际，见又从东南方驰来一条黑影，黑影手中，仿佛提着一盏八角形的绿纱官灯，进入“幽灵谷”内！

不由轻喟一声，回头向在自己竹楼上，业已住了一夜，如今还带着满面愁容，独饮闷酒的年青英俊客人，含笑说道：“我胡老四在此间设这间小小酒楼，已有足足五年，这五年以内，每年的七月初十，到七月十五之间，‘幽灵谷’，总要发现一些远近来此江湖朋友的所遗尸骨！今年仿佛更怪，

今天才七月十三，连方才手提八角纱灯进谷的，已有十二人之多！邢客人，我看你这一日一夜以来，糊了又拆，拆了又糊地费尽苦心，不知想做什么奇形花灯？难道也是要想冒险进那‘幽灵谷’内一游么？”

那姓邢的青年客人，约莫只十八九岁，星目剑眉，极为英俊！但自入店以来，脸上始终罩着一层愁云，此时拈杯眼望“幽灵谷”口，又自东方投入一条手提红灯人影，不由眉头越发愁皱地，向店家胡老四说道：“胡老人家，这些事不要提它，来来来，你把酱牛肉再替我切上半斤，酒也加上一小坛，我请你喝酒！”

胡老四眼望东面出口，又现出两点流动灯光，嘴中喃喃自语说道：“连这两个，是十五个了，对，还是喝酒最妙！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又道是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像这几条提灯人影，此时不来我竹楼以内，喝上两杯，等明天躺在‘幽灵谷’口，便想喝也喝不成了！”

一面嘟囔，一面切来半斤牛肉，及一小坛自酿白酒，向那邢姓少年说道：“邢客人，你这一日一夜，在我店内花费已多，胡老四休看人穷，却好交朋友，这半斤牛肉，和五斤白酒，算我作东请你！”

邢姓少年惨然一笑，回手自怀中摸出十两黄金，目注这位风尘满面，眼瞎足跛的店主人胡老四说道：“胡老人家，你猜的不错，我至迟在七月十五的三更至五鼓之间，要进‘幽灵谷’内一行，但此去生死不知，祸福难卜，也许能遂我的苦心孤诣？也许便与其他那些江湖人物一般，埋骨大别山中！这锭黄金，送与老人家，去向城镇以内，设肆谋生，不必再在这等深山古道之中，与幽灵蛇兽为伍！”

胡老四目光并未注视邢姓少年送给他的那锭黄金，却在他的右手中指所御一枚黑铁指环之上停留片刻，然后毫不客气地接过黄金笑道：“邢客人如此好心，那住在‘幽灵谷’内的幽灵，或许不难为你，也说不定？但邢客人有何要事，非进那鬼气森森的‘幽灵谷’不可呢？”

姓邢少年苦笑摇头，胡老四也不再问，提壶替他斟了一杯酒道：“邢客人，你手上这枚黑铁指环，式样很好，是哪里买的？”

邢姓少年眼望“幽灵谷”口，仿佛又投入一点紫色灯光，眉头紧蹙，漫不经意的答道：“这枚铁指环，是我家传之物！”

胡老四仰头喝干一杯白酒，忽然狂笑说道：“邢客人，你虽然年纪轻轻，倒是久走江湖，懂得‘逢人只说三分话’！我看你大概不姓邢吧？”

邢姓少年闻言一惊，双手按桌，霍然站起，但见这位年老残废店家，神色安详，毫无敌意，遂又缓缓坐下，诧声问道：“胡老人家，你……你此话何意？”

胡老四哈哈笑道：“我胡老四壮年之时，也在武林中舔过刀头鲜血！直到被人弄瞎一只左眼，打跛一条右腿，才退出那步步荆棘的险巇江湖！所以武功虽然不高，见识却是不浅，你手上所戴这种指环，是当年‘飞环铁剑震中州’韦丹大侠的成名暗器，既称家传，当然不应该姓邢的了！”

少年被胡老四一言揭开真实面目，竟然眼内泪光乱转地，长叹一声说道：“老人家既是武林同源，晚辈韦明远不敢再复相瞒，先父临终之际，命晚辈持他老人家这枚‘二相钢环’……”

韦明远话犹未毕，胡老四忽然瞪目问道：“飞环铁剑震中州韦大侠，何时弃世？”

韦明远凄然垂泪答道：“三月以前！”

胡老四眉头一皱，又复问道：“听韦老弟言中之意，令尊竟似不是善终？”

韦明远方一点头，胡老四独眼之中，精光微闪，跟着问道：“仇家是谁？飞环铁剑震中州韦大侠，一身内家绝艺，普通人……”

韦明远切齿恨声答道：“当然不是普通人物，西昆仑欧阳老怪师徒，与北天山雪海双凶，联合攻击先父一人，先父在掌震欧阳老怪的弟子游仙羽士以后，终于中了雪海双凶大凶玄冰怪叟司徒永乐的‘玄冰毒芒’，虽仗那柄无坚不摧的古铁剑，施展两仪八卦剑术，突出重围，但仍告毒发不治！”

胡老四独眼凝光，眉道深蹙说道：“西昆仑欧阳老怪，北天山雪海双凶，果然是当世邪道之中的顶尖人物，稍差一点的武学，根本不足以向他们寻仇，难怪老弟想起了大别山‘幽灵谷’内，所住的这位幽灵！”

韦明远闻言忙向胡老四问道：“胡老前辈知不知道‘幽灵谷’中的那位奇人底细？”

胡老四干了两杯白酒说道：“老弟既然对我说了实话，胡老四也未便相瞒，我与谷中那位幽灵，做了五六年的邻居，难道还摸不清他一些脾气？”

话音到此略顿，又吸了一口白酒说道：“老弟手上带着这枚‘二相钢环’，虽与谷中所住那位幽灵，渊源甚深，但他近十年来，因为被一件意外伤心之事，刺激得理智半昏，狂性大发，不等你现出这枚‘二相钢环’，说明来历，便会

中了他‘太阳神抓’，尸横谷外！”

韦明远听得愁聚眉梢，苦笑说道：“照老前辈如此说法，只有甘冒奇险，在每年七月初十到十五之间，提灯进谷，一试命运！”

胡老四点头答道：“对了，非灯不可，又非在七月初十至十五的每夜三更到五更之间，提灯进谷不可！但这多年横尸‘幽灵谷’外的屈死冤魂，他们只知幽灵情性的一点皮毛，所作的灯，完全叫‘送死灯’，顶多能使他们上鬼门关的一段路途之中，不太黑暗，并为猎户山民，留传一点神话而已！”

韦明远自胡老四语气之中，听出几分微妙，慌忙问道：“胡老前辈隐居‘幽灵谷’左近多年，总该知道谷中那位奇人，所喜爱的是何种式样？及什么颜色的灯了。”

胡老四独眼一眯，向韦明远点头笑道：“我不但知道幽灵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何种式样的灯，并且会做！你要不要我替你做上一盏？”

韦明远立时站起身形，长揖称谢！

胡老四摇手笑道：“我胡老四如今是生意人，生意人讲究报酬，我……”

韦明远神色昂然地接口答道：“只要老前辈能令我习成绝艺，报却杀父深仇，任何赴汤蹈火之事，无不应命！”

胡老四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神色笑道：“我所要的报酬，只是交给你三封密柬，你在艺成出谷，每杀却西昆仑欧阳老怪，北天山雪海双凶以内一人之时，便拆开一封密柬，照我密柬上所说行事！”

韦明远虽然不知道胡老四要在柬上命自己去做何事？但人家是叫自己每杀一个仇人之后，才拆阅一封，当然点头应

允！

胡老四听他答应，脸上顿时又复现出得意笑容，因楼外村鸡已唱，曙光微透，虽与韦明远各自安寝，等到他们一觉醒来，果然樵夫猎户，业已议论纷纷，“幽灵谷”外又复横尸五具！

午饭过后，胡老四便开始替韦明远扎灯，但他所扎的，只是极普通的一盏红纸圆灯，韦明远想起七月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的每日夜间，提着各型各式玲珑灯盏，闯进“幽灵谷”，而结果全变成暴露谷外的十六具遗尸等人，不由皱眉问道：“胡老前辈，难道‘幽灵谷’内那位奇人，所喜欢的就是这种灯么？”

胡老四点头笑道：“你只要在一个风雨凄凄之夜，手提这盏红灯，慢慢走进‘幽灵谷’，最好在口中再低吟一首缠绵悱恻歌词，则谷中那位幽灵，决不会对你骤下辣手，只要他容你献出这枚‘二相钢环’，学艺复仇之事，大半即可如愿！”

说完以后，又取过一罐黑漆，在那盏圆形红灯之上，加漆了“十年”两个大字！

韦明远相信这位看来颇似江湖隐迹异人，足跛目瞎的胡老店主，不会哄骗自己，但听灯虽做好，还须等一个凄凄风雨之夜，才可提灯进谷！心中不觉愁思，万一这十三到十五的三日之间，天不下雨，岂非错过机缘？等到明年七月初十，才能再到这大别山“幽灵谷”内，一试命运！

胡老四仿佛江湖阅历极深，竟然看出韦明远心内所思，哈哈笑道：“韦老弟不必发愁，常言道得好：‘近山知鸟性，近水识鱼情！’我胡老四在这大别山中住了多年，还看得出

这‘幽灵谷’一带的风云变幻！昨日黄昏，西南有虹，今夜不到初更，必然降雨！”

韦明远听他这样说，也只好将信将疑，独自以酒浇愁，但胡老四却兴匆匆地，写了三张柬帖，密封妥。

夜来月色，特别昏黄，萧索西风，逐渐加强之下，打过初更，果然降雨！

韦明远心头狂跳，坐待三更，胡老四忽似想起甚事，向他含笑问道：“韦老弟，你家传那柄无坚不摧的‘古铁剑’呢？怎么不曾带在身旁？”

韦明远脸上一红，嗫嚅答道：“晚辈因‘幽灵谷’求艺之事，几乎万死一生，遂把先父所遗那柄千古神物，交与我一位世交好友，代为保管！”

胡老四点头一笑，侧耳细听远远的山村梆鼓，正打三更，遂把那三封密柬，注上先后开阅次序，交与韦明远，神色异常凝重地说道：“韦老弟，武林中人最讲究的是一诺千金，笃守信义，你本来已有极好根基，若再获谷内幽灵传艺，最多不到两年，必然成就一身绝学，出谷报复亲仇，但对我这二封密柬，却不可遗忘食言，必须在每杀掉西昆仑欧阳老怪，北天山雪海双凶之中一人，便打开一封密柬，照柬上所说行事！”

韦明远剑眉双扬，朗然答道：“胡老前辈对我这番成全之德，刻骨难忘，粉身难报！韦明远也是热血男儿，怎会食言背信？”

胡老四拊掌笑道：“但愿你能如此！‘幽灵谷’口，先后已投进四点灯光，加上如今雨细风微，正好最佳的进谷时机，我敬祝老弟此去，无险无凶，称心如愿！”

韦明远霍然起立，自胡老四手中，接过那盏红纸圆灯，向他深施一礼，飘身跃出竹楼，便往“幽灵谷”赶去！

离谷口约有十丈左右，韦明远便觉血腥刺鼻，发现天灵盖被人抓得稀烂的四具尸体，不由心中一凛，毛发悚然，抬头看时，只见凄风苦雨之中，“幽灵谷”内，竟有一点绿荧荧宛如鬼火似灯光，漫空飞舞！

这种情况之下，极易令人心胆生寒，但韦明远父仇系念，难顾本身安危，想起胡老四曾经说过，进谷之时，最好口中低吟缠绵悱恻歌词，遂把手内红纸圆灯一举，凄声吟着元好问的雁邱词道：

“问世间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并翼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

韦明远吟至此间人已走进“幽灵谷”口！他身后远远暗随的胡老四，看得极其分明，“幽灵谷”内，那点漫空飞舞，鬼火似的绿灯，不但随着韦明远的吟声，越飞越慢，发出一种感触伤怀的悲凉叹息！

等到韦明远红灯人影，在谷口消失，那阙“雁邱词”也唱到尾声。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

余音袅袅，渐渐为游丝缥缈，由有而无，“幽灵谷”内，

遂成一片死寂！韦明远手中的红纸圆灯，与漫空飞舞的绿色鬼灯一齐消失，听不见半声轻语，看不见半点微光，所有的只是飒飒凄风，丝丝苦雨！

胡老四看了谷口的四具遗尸一眼，眉梢微轩，脸上浮起半丝淡笑，身形闪处，那里还像是七八十岁的跛足老人？简直快捷得宛如一缕轻烟，向自己那座竹楼扑去！

回到楼中，自行斟了一杯白酒，倚窗遥望“幽灵谷”，只见韦明远手内所提的那盏红纸圆灯，就这片刻之间，竟已高高挂在“幽灵谷”口！

胡老四心内一宽，饮尽手中白酒，喃喃自语说道：“幽灵谷口，到今日才见悬灯，我……”

话犹未了忽然内劲一发，把掌内酒杯，捏成七八碎片，以“倒洒满天星”手法，向竹楼东口，用反掌阴把甩出，并沉声喝道：“老夫不涉江湖，已约十年，哪位道上同源，夤夜来此，有何见教？”

话音方落，楼口一阵哈哈大笑，飘进一位五十来岁，一身青色劲装，肩插双钩的瘦削老者，向胡老四抱拳笑道：“胡四哥虽然一隐十载，但这手暗器之中的隐含真力，却丝毫未弱，更胜当年！若非小弟近来亦有寸进，光这一把见面礼，就有点承受不住呢？”

胡老四看见来人竟是昔年好友，神钩铁掌许狂夫，不由欣然笑道：“许贤弟别来可好，想煞你这懦弱无能的胡四哥了。”

神钩铁掌许狂夫，脸上现出一种急遽神情，向胡老四说道：“四哥我们且慢叙阔，你可知道东川三恶，业已寻得天香仙子的昔年故物，来找这‘幽灵谷’内幽灵，再有片刻光

阴，便将到达了么？”

胡老四闻言，独目之中的精光一闪，突然声震屋瓦地，掀眉狂笑道：“东川三恶，总算费尽苦心，居然寻得天香仙子的昔年故物！但许贤弟你看，他们来迟半步，‘幽灵谷’口，业已高挂红灯，三恶纵然胆量包天，恐怕也不敢擅进此谷！”

说到此处，突然眼珠略转，露出一种得意笑容说道：“许贤弟，我倒想起一条妙策，来个将计就计，借刀杀人，让这平素极其凶狠毒辣的东川三恶，白白寻得天香仙子故物，千里远来，而一齐死在谷内幽灵的‘太阳神抓’之下！”

话完，飘身出楼，向神钩铁掌许狂夫，把手一招，又往“幽灵谷”口赶去！

神钩铁掌许狂夫，不明胡老四怎样用计？只得随后紧跟，胡老四到了离谷七八丈远，便驻足向许狂夫尽量低声说道：“许贤弟，我们小心潜进，到了离谷口三丈左右，便施展你‘无风燕尾针’，把高高挂起的那盏红灯悄悄击灭，然后急行纵退！”

神钩铁掌许狂夫也知道谷内幽灵习性，谷口既已挂起这盏红灯，即表示此谷已封，任何人进谷者死！

自己业已明瞭胡老四要把这盏红灯打灭之意，是使马上赶来的东川三恶，不知“幽灵谷”业已封关，定然倚仗他们身边带有谷内幽灵已死爱侣，天香仙子的昔年故物，硬闯谷中，而遭毒手！

不由暗赞这位胡四哥，自从惨遭铄羽，一隐十年，但机智武功，丝毫未减，遂点头一笑，摇手暗示胡老四不要跟来，慢慢走进四丈，屈指弹出三根自己威震江湖暗器“无风燕尾

针”，谷口高悬红灯，果然应指而灭！

谷口红灯一灭，远远的山道以上，却已现出三盏流动极快的红色灯光，向着“幽灵谷”方向，电疾驰来，许狂夫急忙悄悄退回，与胡老四一同跃上一株巨树，藏身枝叶丛中，静观其变！

来人身法奇快，不多时已到近前，是三个身穿同式玄衣的矮瘦之人，手内所提也是与胡老四替韦明远所扎一模一样的红纸圆灯，互相略打招呼，便若有所恃的闯进“幽灵谷”口。

刹那之间，谷内忽起惨嚎，胡老四与许狂夫相视一笑，便见连自谷中，凌空飞出三条黑影！

这三条黑影，仍与先前那些遗尸一般，均是头顶“百会”重穴，被人抓裂毙命！

神钩铁掌许狂夫一见死尸抛出，正待有所动作，胡老四把他拉住，摇手示意，再候片刻。

果然跟着东川三恶的尸体以后，又自谷中闪出一条快得简直不似人类的黑影，在悬那红灯的崖壁之间，上下飞腾好一大会，才隐入谷中不见！

胡老四自那条黑影隐没以后，又等了一盏茶时，遂与神钩铁掌许狂夫，蹑足轻身地在东川三恶遗尸身畔，搜出了一枚黄铜圆筒，一只白玉小盒！

这时五鼓已敲，风停雨住，天空中的浓云，亦已渐渐消除，仅看星月微光，依稀可以辨出“幽灵谷”口，先前高悬红灯的崖壁以上，竟被人用一种从来罕见的绝世神功，镌出了八个盈尺大字：“此谷已封，妄入者死！”

胡老四看清这八个大字以后，与神钩铁掌许狂夫，相顾

一笑，便即各展轻功，回转酒楼以内！

许狂夫见自己这位胡四哥，精神焕发，笑逐颜开，不由也自笑道：“胡四哥，难怪你这样高兴，今夜不但假手谷内幽灵，抓死与你夙仇甚深的‘东川三恶’，并又复得了天香仙子的昔年故物……”

胡老四正自安排酒菜，欲与这位久别好友畅饮，突然打断了许狂夫的话头，接口笑道：“许贤弟，你只把我高兴的事，说对一半，除了这两件以外，还有两件，你猜得出么？”

许狂夫举杯饮了一口，摇头笑道：“胡四哥昔年有‘铁扇赛诸葛’之称，小弟怎会猜得出你的心事？”

胡老四也就座，用箸夹了一片牛肉，一面入口咀嚼，一面笑道：“第一件好猜，我胡子玉遁迹大别山，几近十年，今日才与昔年旧友重逢，怎会不喜？第二件则比较复杂，贤弟可还记得你老哥哥这只左眼，与这条右腿，是残废在何人手下么？”

许狂夫饮干杯中余酒，目注这位当年威震江湖的绿林侠盗，“铁扇赛诸葛”胡子玉，佯然问道：“你我生死之交，四哥的当年恨事，小弟怎会忘怀？你左眼是被‘东川三恶’，暗中设伏，以无数石灰包飞掷所伤，右腿则是残废在‘飞环铁剑震中州’韦丹那柄无坚不摧的‘古铁剑’下！”

胡子玉好似勾起当年恨事，眉梢略蹙，但瞬即恢复了满脸得意笑容，又复向许狂夫问道：“许贤弟，这‘幽灵谷’口，为何高挂红灯？”

许狂夫点头笑道：“这段故事，小弟知悉甚详，谷内幽灵，虽极怪僻，实在确系性情中人！自爱侣天香仙子，十年前初十得病，病了六日，突然去世，早就悲痛得不欲独生！